

靖雲

夷中

紀事

事記



靖夷紀事

高拱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靖夷紀事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紀錄彙編之五十五

靖夷紀事

邊略四

高拱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

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予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

何予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宣淫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固善然却爲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給而謀動干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去而爲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爲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而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

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忤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

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略然徂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略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

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

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

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

君父在上旣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

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况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

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
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

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
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
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
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
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
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
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

明旨旣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

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卽真乎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真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予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如何予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亨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爲

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予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

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予復面授方略而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

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

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卽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然也科

臣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略其聽
勘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
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乃安國亨聞

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
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
今既有

旨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
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先是
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夷
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

一削奪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
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
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
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
回非有占恡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
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蘭州與奢効忠
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目以朶楊生阿烏
等比伊父兄弟男子姪率衆衝敗官兵奔過浮橋
渰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
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臥這內列省令退閑

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構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卽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寤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機置之人智始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臥這織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芥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

王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結之辜
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
羣小而載美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追之慘
官兵追巢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
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

明旨叅以部咨行之多官酌平輿論反覆兩酋顛末
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諸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
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
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
皆照夷俗價贖而羣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